

本月初，筆者應邀出席了一個辦得非常“成功”的聯合音樂會。

參與是次演出的其中一個組合，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“The Men of Last Call”。坦白說，這類學生團對本地觀眾吸引力有限，而且每年總會來幾團（截至執筆時已來了至少三團），而香港又正值 a cappella “寒冬”（與十年前的“初春”比較，現在的確是。），要招聚二三十名觀眾，也不容易。筆者出席多了銷情慘淡的音樂會，也不敢多替來訪組合辦演出，一般祇會把它們介紹給一些對 a cappella 有興趣的機構便算了。

不過這次“The Men of the Last Call”在灣仔“1563”的演出，卻異常旺場，筆者於演出前五分鐘到達，已沒有座位，頓時明白找對表演嘉賓的重要性：原來這組合有一位香港校友，深明此理，特邀來拔萃男書院校友團“D BroS”來聯演。熟知香港傳統名校文化的人都知道，這些學校的校友網絡，龐大且緊密，一“吹雞”（吹哨子，即召集各人），人便一窩蜂擁來，高朋滿座可期。¹

對遠道而來的“The Men of the Last Call”而言，觀眾最為重要，沒有觀眾，即使場地多漂亮、音響設備多先進，也沒意思。儘管當晚觀眾都是“DBroS”的支持者，但他們總算能在全場爆滿的情況下演出，（據筆者估計）還有錢賺，

¹ 音樂會於清明節（！）晚上九時開始，次日又不是公眾假期，“D BroS”的“叫座力”堪稱驚人。

確實是夫復何求!²

對“D BroS”而言，支持者既多，“過歌癮”才最為要緊。香港人生活忙碌，無論多愛唱歌也好，約排練總是困難重重，今有外團到訪，正好有“藉口”衝一衝，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邀請校友出席（高水平外團來訪啊！），多開心！

對一般香港組合來說，在本地開音樂會，當然不會邀請“DBroS”一類組合“撐場”，以免風頭給搶去。但外訪自己沒知名度的地方，則可仿效“The Men of the Last Call”，找當地有叫座力的團協助，畢竟作客在外，有觀眾有掌聲，士氣也高昂些。姬聲雅士既不是明星團，因此每逢在外開唱，多邀請當地團幫忙聚人。

若干年前，筆者獲邀出席一古典 a cappella 音樂會。這種音樂會，捧場客更少，但出乎意料地，它又滿座了，原因一樣：演出者都是拔萃男、女書院的舊生。不少人對這種“校友撐場文化”，或妒忌或厭惡。筆者則不然，因校友或校友會，向來就是這樣“用”的。由在學期期間到現在，筆者不知出席過多少次由“香港音樂專科學校校友會”、“星海音樂學院校友會”一力撐起的演出，校友的力量，實非某所中學所獨有呢！

² 突想起 Deke Sharon 所寫一篇有關 a cappella 組合巡迴演出的文章，參 Brody McDonald, Deke Sharon, and Ben Spalding, *A Cappella* (Van Nuys: Alfred Music, 2015), 289-291.

如你和筆者一樣，沒有甚麼“會”支持，絕對不用氣餒，我們自己可成立一個結構鬆散（沒有委員會、沒有正式登記會員）、但卻精誠團結的組織，每逢有組合開音樂會，大家便拉隊出現，還多帶幾位“圈外”朋友支持，對業餘或學生團（如“The Men of the Last Call”和“D BroS”）來說，旺丁已足夠了！